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七十七回 燒崗山火攻伏卒 決湘江水灌堅城

話說月君降生於唐孝廉家，我佛如來謂之初因。初因者，初本無因而初有因也。廉夫婦禱嗣於上帝及玄女宮中，適值月君應生下，因孝廉平素貞直，即以畀之。迨月君為其父母喪葬，而又錫封極品，此是初因已育功而結果，更無纖毫之未了。又豈得有父女重逢之理耶？月君老梅婢的箋帖，說父母空生汝，不覺傷痛於心，又說南金殿不坐他也罷，更為掃興。痛上加痛，想到為著建文爭氣，與忠臣義士報仇，究屬身外閒事，與我大道何涉？所以忽生飄然遠舉之思。及聞鮑、曼二師說到降生之本來，方悟向者所為的事，自然有個限期，是多一日不能，少一日不容己的。然而月君已是超凡入聖，到只為孝思一激，而返若有所蔽也。今者諸文武臣僚，尚未知帝師已還宮闕，若去奉迎鑾輿，卻是空空的，竟有似乎兒戲了，能不貽大巨之後議？於是月君於鑾駕未到之先，先御正殿，召見群臣，以杜中外猜疑。退朝之後，即發手敕五道，下於丞相府：

一曰：軍師呂律，以大司馬佩相印，掌軍國重事，進取荊襄地方，任迎鑾正卿。副軍師高咸寧，以大司馬晉少保，參贊軍國重事，駐節揚州，為迎鑾焉。景星開府廬州，統轄淮、揚、鳳、滁，兼都憲御史。鐵鼎開府汴郡，督理南、汝、河南軍務，兼都憲御史。練霜飛為憲御史，兼轄歸德、袁、徐、沂州，行開府事。司韜仍以青、齊開府，加都憲御史。方震為河南道。可典為淮西道。

二曰：暴如雷授為鎮守河南府大將軍。龍如劍改授防守清華鎮將軍。崇南極鎮守瓜州將軍。盛異鎮守浦口將軍。綽燕兒物授刺逆將軍，仍兼機密使。

三曰：高維崧除授少宗伯。巨如椽除少司馬。丁如松、連華均除憲御史。侯玘授黃門通政。劉葵、王作霖均為修史學士。方綸、楊禮立先授庶士之職。其各開府軍前新歸諸文武，悉照自署實授。

四曰：雷一震赤心報國，屢立殊勳，死後英雄猶捍王師，現充巡河使者，應加敕封督察江淮顯靈揚武侯。皂旗張身膺百創，死猶捍立，精爽常存，導引王師揚旗破賊，封為精忠護國奮武侯。火力士恥功不立，心懷故主，視死如歸，封為昭義將軍。莊毅行為國殺賊，全家慘死封為昭節將軍，並妻氏昭節夫人。

五曰：淮南、江北，秋收歉薄，向鮮積貯，又被兵燹，其建文十七年夏稅秋糧，盡得蠲免。河南五郡莊稼饒，然小民引領王師，宣沛恩膏以慰雲霓之望，其蠲免建文十八年夏稅、建文十九年秋糧。該衙門轉飭各部遵行。敕旨下去，臣民胥悅，不在話下。

單表呂軍師拜恩愛職，與將佐商議進取荊襄，仍遵帝師七星營制，以瞿離兒為前營大將軍。宋義、餘慶為左右將軍，以楚由基為左營大將軍，董翥為右營大將軍，郭開山為後營大將軍，賓鐵兒為先鋒將軍，劉虎兒、阿蠻兒為中營左右哨將軍，俞如海為合後護軍將軍，劉虎兒、阿蠻兒為中營左右大將軍，姚襄為臨督六軍使，鸞可為臨督糧運使，於建文十八年春二月進取襄陽府。行次峴首山，軍師駐馬一望，顧謂姚襄曰：「山嵐帶著殺氣，其中必有伏兵。」亟下令駐紮。

忽有一人，頭戴破氈巾，身穿破褐袍，向著右營疾趨而來。軍師即令姚襄引到帳前，毯子個庭參禮，看著軍師若有欲言之狀。軍師即命設坐，詢其姓氏。稟道：「小子董春秋，字大復，先叔父監察御史董鏞，約同從御史殉國，被燕賊夷滅三族。小子逃至衡、永、黔、黎諸處，流轉至於荊門，幸脫羅網。今在峴首村關帝廟中訓蒙度日。元旦祈得一聖簽云：

嘯聚山林兇惡儔，善良無事苦煎憂。

主人大笑出門去，不用干戈盜賊休。

初不能解聖意。兩目聞得大兵南征襄陽，賊將王傑選三千精銳，埋伏在山岩茂林深處，專待王師過進，從中出擊，小子因司到聖帝簽之靈顯。」遂舉左手中寫一火字，便道：「此處伏兵，我已預知，所以止而不進。汝手中之字，頗合軍機，能為王師嚮導否？」春秋欣然應道：「小子正為此而來。」軍師遂問山之形勢，與賊之埋伏情形。對曰：「馬援聚米為山，莫若筆寫。」原來董大復素善素潑墨山水，看他將墨汁半，亂灑在玉版箋上，手中象管，擊動如飛，其間層岩曲折，甚是分明，竟是一幅峴首煙巒圖。軍師指道：「是了，埋以在於此。」春秋應道：「信然。」軍師道：「但火攻之說有三難。此山是借東南向的，晨夕是大東北風，若要其去路而燒之，則我軍在下風，是返助賊勢也。若迎其來路而燒之，則賊吻哨而退，是徒燒其林木也。至若山麓之正面，則賊居高而我在下，戰亦難勝，況於火攻乎？」春秋跌足曰：「小子卻不曾算到風色。」軍師又指著兩個山頭，問：「有小徑可登否？」應曰：「此從山背可到。」軍師曰：「果爾，子之大勳可成。」

遂點火槍火炮火弓弩手各百名，不穿盔甲，不帶器械，銜枚而行。一到山巔，不論時刻，便放火器，向賊埋伏處，從高打下。待賊敗後，向前途繳令。董春秋遵命，引領火器兵去了。

又命宋義領兵三百，一百名各帶火紙炮廿束，每束廿個，一百名擂鼓搖旗手，一百名箭手，前去山左林子外，如此行事。又命餘慶領兵一百名，各負大草束，前去山右林子口伏著，候山頂齊放火器，即將草束向林木中放火，令賊不敢竄越。二將亦各遵令去了。人鐵兒、曾彪、劉虎兒、董翥、瞿離兒五員上將，統率鐵甲三千，從峴山正面掩擊敗賊，直追至賊寨，踹其營而後止。又命郭開山、俞如海領兵三千隨後接應。自率大軍從大路進發。

那時襄陽城守姓王各傑，原是高郵州指揮，降燕，升為副將的。得南陽已失，鄖陽已降，自己兵馬無多，料不濟事，算計峴首山麓林木甚繁，可以屯，就用鉤鑿槍手一千五百名，藤牌滾刀手一千五百名，各帶牛肉臘條子做了乾糧，伏於林谷之中，專等王師到來，夜則悄然劫寨，晝則突然衝殺。自卻統率精銳三千，紮營於大路上以為聲援。屢次控得王師在峴山那邊札駐，料在次日必進。當夜那些伏捕撈且都在山岩內東倒西歪的打盹。不期二后，山頭一聲炮響，火槍火箭如流星閃電將下來，著在林木，烈燄騰空。若打中了人的身上，頃刻肌骨成灰。照耀得山上下紅光透徹，真是介山被焚，即鳥獸亦不能飛遁。

那西南的伏兵，要向後路逃走，只聽得林子外擂鼓吶喊，亂箭如雨，又被無數紙暴打將進來，被攢在臉上的，五官都化做肉泥。那東北的伏兵，見林子內外重重疊疊堵塞草束，一齊燒著，火勢更為猛惡，只得奔向東南。山頂上火槍火炮，正在那裡望著下面亂打，無異魚游沸鼎，料額焦軀。一大半燒死在林內，趨捷些的，丟了藤牌，乘著順風，冒煙突火而出。剛剛遇著瞿離兒等鐵甲軍，殺個罄盡。五員大將便飛奔至王傑大寨。正開營門領兵出來接應，離兒等一湧殺人，勢如山嶽震壓。王傑部下軍士接戰不及，闔營潰亂。王傑膽喪魂消，奪路先走。眾軍自相踐踏，逃得命者十之一二。劉虎兒等殺得興發。並忘了踹營之後，要等軍令，即一路緊緊趕去，辰刻已抵襄陽城下。

城上早豎了降旗，不放王傑進去。亟勒馬走時，正迎著董翥，一戟搦翻，活擒去了。郭開山、俞如海從後大呼道：「軍師將令，踹營之後駐兵的，怎直殺到這裡？」諸將方知錯了，亟令牙將飛騎前往迎請軍師。而城內官員人等，皆已具鼓彩旗，焚香頂禮，出城來接。遙見四輪車，駕著六轡，飛馳而至。呂軍師端坐車中，綸巾鶴氅，手執鹿尾指。左有姚襄，右有楚由基，領著壯士護從，行隊整肅，絕無參錯。那些眾官百姓皆羅拜於車前。軍師慰諭士民先回，兵馬屯札城外，令眾官員前導，緩行入城。若男若女，若老若幼，都在門首執香叩接，並有獻茶獻果的，相率而言曰：「此真諸葛再世也。」

軍師到府圍坐定，檢看庫藏冊籍，令各官視事如幫。顧謂姚襄道：「茲土甫定，各屬未盡帖服，汝可暫駐於此，整飭一番。我於明日便要進取樊城。彼有湘江可守，倒非易事。」隨問郡守：「樊城有幾多兵馬？何人為將？」稟道：「守成王姓伍名雲，當日方正學號哭闕下，是彼執送燕王的。」軍師道：「且為正學報個小仇。」遂出城歸營。董翥獻上王傑，軍師令斬首梟示襄陽西門。時董春秋、宋義、餘慶等，皆已回來繳令。劉虎兒等五將稟謝道：「小將等乘勢殺至城下，失候將令，理合有罪。」軍師道：「苟

利於國，專之可耳。第不能以為訓。」即傳將令，秣馬蓐食，五更進兵。

襄陽與樊城只隔一水，片刻即到。軍師登台一望，但見冷冷湘水，雪消春湧，東北風起，波瀾橫溢。方在籌思，董大復忽稟道：「樊城雖堅，但插而不峻。可決湘流以灌之。」軍師曰：「然，但軍少堰水之人。汝且言堰法如何？」春秋答道：「小子向者留心於此。凡築堰打樁，先從兩岸淺處創起，漸逼至中流，後合水口，此要訣也。第今湘流甚激。一道夾樁。恐難成立。即使築成，恐亦隨敗。小子意欲打下四道排樁。築起三重高堰。其間下土下石，相機而行何如？」

軍師道：「子之堰法固妙，但須於數里內外，看淺緩之處，立樁下掃。則水必薄堰而起，橫衝兩岸，奔決四出。更將何法收束以灌乎？汝看湘水在城根流過，略帶彎斜，兩岸均係石堤，又有大馬頭劈對城門。今者東北風甚緊，堰水以灌之原為上策。但恐堰成而天風忽改，適足以淹自己軍營武侯云：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若得明日一天東北風，大事結矣。」遂下令，令五千壯健軍人，到後營各領雙重密布囊一個，每人負乾土一囊，限在半夜月上畢集。又給董春秋白金五士兩，在就近處僱覓知水性土人一百名。又令各營挑選硬桿丈八長矛二千根備用。端的人多功倍，二更已繳令。這邊莊的人，見說片刻有五錢紋銀，倒來了二百多名。軍師要臨湘岸，指點土人軍士等，先將茅從堤岸。如此者又排下一層。然後把沙土布囊，挨著槍桿而下，共下了三重土囊，水已堰住，霎時倒流衝激，越過堤岸。有頃，中流漲起五尺餘高，被東北風一逼，從馬頭缺外美聯社衝而上，直薄城根。風力愈緊，水勢愈大，怒浪狂濤，撼得地軸皆動。

天色方明，城中守將伍雲尚未起身，聞報甚緊，方率軍上城觀看。命拆百姓家門扇，且擋住堵口，再統兵出去廝殺。百姓人等正在張怕，又聞得這個美令，頓然鼓噪起來。有數千餘眾趕向城上。伍雲部下兵卒，向被將主暴虐，恨如切骨。見百姓已變。吶喊一聲，即將伍雲下，向城外大叫道：「百姓等已擒主將，皆願歸降聖朝。」軍師遙望情形，知非虛偽，即令軍士撤堰，就把軍中四鈎鑷槍，拱著土囊，逐個鈎將上來。鈎去大半，水勢漸平，軍民等已棹般過江來迎。

軍師隨帶領將佐入城，下公署坐定。眾百姓綁著兩員官獻到，一是城守伍雲，一是巡簡董晉。軍師叱伍雲道：「拿方孝儒送燕者，即汝逆賊麼？」伍雲啞口無言。軍師又道：「方正學沒有你這個賊奴拿他，始終也要夷話，彼一大忠臣，自願殺身，全不在乎拿與不拿。但汝以此逢迎賊黨，要取官爵，不顧陷害忠直，令人切齒。」眾百姓齊叩頭道：「伍雲這賊，與這個狗巡簡，在地方上只是興波作浪，詐害軍民。統求軍師作主。」軍師立命駢斬梟示，以快眾心。

當下董春秋火攻水攻二策，悉為軍師逐一指破，頓悟自己斷斷不能為三軍司命，就心悅誠服，跪拜於地，求收在弟子之列。軍師笑道：「汝已有頭緒可教也。子試將胸中所學，悉為敷陳，與汝裁之。」春秋道：「小子思報國仇，日夜疚心。常讀子牙《陰符》，石公《素書》，又習武侯八陣圖，亦略知其開闢奇正、縱橫變化之法。」

軍師隨問：「汝試言八陣變化若何？」應道：「小子參究其制，名曰八陣，分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，八方八營。然中軍又有一大營，絕似九夫為井之制度。以小而論之，每營皆列六隊兵馬，計六八四十八隊。中營外包十二隊，中藏四隊，共成六十四卦之數。以大言之，則每營六十隊皆然也。其間隔落勾連，部曲相對，衢巷相達。士卒皆四面八向，隨感應敵，以逸待勞。此縱橫之道也。其南北東西四門為正門，第二層前後左右為奇門，開於四隅，與正門不對。第三層止有前後二門，適中而開，又與奇門相左。第四層方是中軍將帥所止之處。又八陣之外，前後左右，各有六隊騎兵，謂之衝門，若城之有郭，屋之有藩籬，所以捍外而衛內者。闔則九營皆無門戶，若渾天一炁，此開闔之制也。至若奇正變化，全陣則有方、圓、曲、直、銳之互民。其附於全陣之隊伍，則有戰隊、正隊、奇隊、駐隊、輔隊、殿隊之分合。正奇二隊，所以繼戰而為疊用。殿輔二隊，所以繼駐隊而為重衛。至若外四週之十四隊，按著二十四炁，駐則為衝門，以之為八方捍御；行則為游軍，以之為四路巡警。或乘便因隙而擊敵之左右，或分為疑，或設為伏兵，以邀遮敵之進退，皆臨時更變，錯綜八陣而用之。更有變之至者，前後左右為鳥蛇龍虎，四隅則為天地風雲。其營各尖銳，而適相湊成方。與夫夔江石陣，可入而不可出，以伏陸遜者，小子均未能悉也。」

軍師笑道：「子之所謂正奇變化，綿其常制也。如方圓曲直銳，地形有此五者，陣亦因之而為方，為圓，為曲直與銳，曷常是陣之變化。即正隊人之說，不過若車之有輔，並非以此六隊而為化。其陣外游軍，所以備八陣臂指之用，亦非本陣由此而生變化也。若夫天地風雲，龍蛇鳥獸，不過更異其名，小易其制。所謂奇正相生，變化相因之妙，全不在此。以常法而論，四面之兵為正，四隅之兵為奇，然而是奇正疊相變也。其樞機總在中軍。四正四奇皆變，而中軍獨不變。如星之有北辰，眾星皆錯互更易，而北辰則始終不易其位。我主乎其中，方可運行八表。賊攻我正，發奇兵以應之。賊攻我奇，發正兵以應之。決之臨機，乃奇正相生之道。大約一陣自為一卦，而一卦具有六變。其變皆因敵從何方而來，應變為何道以制之，使之可入而不可出，能進而不能退，方謂之變化相因之道。至於石陣，奪天地造化之巧。前後有天衝為正，地衝為奇，左右有天衝為正，地軸為奇，四隅風雲，皆錯綜四出，尤為奇中之奇，有若天垂星辰之象。而其樞機，則又在中軍，而在於地軸。其間奇正無方，變化莫測，內藏奇門六甲，別有鬼神妙用。當晶陸遜且不能知，況於子耶？」遂將石陣玄微剖悉指示。

劉超曰：「軍師講授神機，不知天之將明矣。」軍師大笑，謂春秋曰：「汝氣質疏狂，不可授京職，且有營中領參軍之任何如？」春秋大喜，曰：「小子正要追隨軍師也。」又四拜而謝。軍師即下令，諸營軍士盡渡北岸。並檄姚監軍速到樊城。且請看：天狼未滅，先燒殺數萬狼兵；聖帝未復，豫奉到數行帝詔。在下回次第演說。